

殷虛地上建築復原第十例 兼述乙六基址及YH005大穴與銀河

石璋如*

- 一、乙六基址與YH005大穴，是殷代在地面上的一種銀河組群的設施，是仿照天上的銀河而築成，並對其祭祀。
- 二、這個組群的組成至少有六個小單位。
 - (1) YM127，五人墓是銀河奠基祭的犧牲。
 - (2) YH005大穴，是地上銀河的本身。
 - (3) YH096穴底窖，是初期看守銀河者的居所。
 - (4) YH044穴底窖，是廢棄YH096後的繼承者。
 - (5) YH010其中有部分紅燒土，可能與爇有關。
 - (6) 乙六基址是銀河東岸的跨河建築，可稱為榭，是祭祀者的禮儀台榭。
- 三、據甲骨文所載，文丁、武丁時代有大量的雨天紀錄，很可能在地面上銀河中的水是由雨水所充滿的。在這裡可舉行酒、出、爇、卯、沈等祭祀。

關鍵詞：乙六基址 YH005 YM127 YH096 YH044

*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壹、引言

二〇〇〇年八月把殷虛乙五基址的現象與天象研究暫告一個段落後，發現把YM127墓葬置於北斗系統的現象中似乎有點不妥，因為人骨的數量、軀向、層位與方向等確與YH005有緊密相互的關係。再查YH005大穴，乃是上口與乙六小基址等平，或被壓在乙六小基址之下，兩者關係密切，又係位於乙五基址西邊且兩相並列的另一個組群。和它有關的現象另有四個小單位。YH005的結構最大，乙六基址形制奇特，都是它們中間的最重要者，也可能與天象有關，遂把YM127從北斗系統中抽出歸入YH005系統進行研究。因為YH005的形象與天上的銀河相似，它與乙六基址同是祭祀天上銀河與地上銀河的一種設施。故本文亦可簡稱為「乙六基址及YH005大穴與銀河」。

貳、現象簡介

YH005組群的構成，究竟有若干單位，現在尚不能斷言。因為在它的西邊及南端均未發掘，已發掘者僅限於北端及東側。就現在所知，這個組群涵有六個單位，YH005、YH044、YH096、YH010、YM127及乙六基址（插圖一）。依照過去的習慣，介紹現象，先墓葬，次穴窖，再次基址。現在先從墓葬開始。

一、YM127

YM127在YH005的西北隅（插圖一），是建築YH005之前舉行祭祀的犧牲者，相當乙五基址下面的奠基墓。因為它的對象是YH005，故放在它的旁邊，如同干支輪旁，月相柱旁以及北斗西旁都有同樣性質的墓葬。就現存的情形觀察，好像YM127打破YH005的北邊而埋入，其實是YH005挖破YM127的東南隅。按YH005的北端與YM127同在B136探方之內，它們的上口也同在一個層面上，為現地面下0.50公尺。但底部不同，YM127底平，深0.90公尺，YH005第二層深0.95公尺。YM127的北壁完整，南壁全無，西、東二壁部分存在，層位清晰，可作判證。由於YH005的底部為斜坡，故奠基犧牲的人骨未被擾及。其中的水出口，斜向東北而去。（插圖一、二、三）

YM127東西長1.80公尺。南北寬：西端1.20，人骨處1.00，東端0.55公尺。上口深0.50公尺，底深0.90，本身深僅0.40公尺，內填灰土。其中埋有五具人骨，三具身高約1.50公尺上下，另兩具較矮亦殘，均俯置；軀向並不一致，均為全軀。現在由上而下，由南而北，敘述於後（插圖二）（圖版壹）。

第一具

第一具在南，南壁殘毀。頭頂向東，面向北側置。上軀因壓在四、五兩具人骨之上，故略向右側傾。頸、脊、肋朽毀。左臂在上，向西南伸，肘部壓在第二具肘部之上，左手放在自己骨盆的正中，掌心向上。右上臂被壓在自己的右側下，向西伸，至肘處又轉向西北，手掌被壓在自己的骨盆下。

骨盆輪廓尚清晰，雙腿並列向西伸，至膝處又向西南轉，惟下腿骨殘折，雙腳又向西北伸，殘朽，為身軀最高的一具。（插圖二：1）

第二具

第二具人骨，在第一具之北，兩相並列。頭頂向東，但破裂，因口齒在北，可能亦為面向北側俯。頸骨朽毀，脊、肋清晰。雙臂呈箕形向前伸，至肘處又向中間集合。左手置於自己的骨盆上，手指散亂；右手置於自己骨盆旁，掌心向外側置，已朽腐。

骨盆輪廓清晰，但已朽。雙腿相併向西伸，至膝處又向西南伸，雙腳朽毀。最可注意者，頭骨雖破朽，頭頂卻有一枝骨筭，為本墓中唯一的遺物。身軀較第一具略矮。（插圖二：2）

第三具

第三具人骨，沿著北壁放置。頭頂向東，面向北側置。上軀被壓在第二具人骨下。僅左臂在第二具的左臂下透出形象，向西平伸。肋骨亦露出一部，其它均不顯形跡。

骨盆及右大腿均朽毀，僅左腿及右下腿向西平伸，雙腳朽毀，本具人骨保存不佳。（插圖二：3）

第四具

第四具人骨在南側，軀向東，頭骨朽毀，痕跡不存，可能原在第一、二兩具頭骨之間的空隙處，但遍尋不著。上軀及骨盆均被壓在第一具人骨的上軀下，已朽毀。僅左下腿及右全腿，向左側俯，相併向西伸，腳骨朽毀，本具骨骸較第三具保存又差，身軀矮小。（插圖二：4）

第五具

第五具人骨，被夾在第一、二兩具人骨之間，軀向西。頭頂向西，朽毀特甚，面向不清。上軀僅存一條腐朽的脊椎，顯示在第一、二兩具的腿骨間。

骨盆亦僅存輪廓痕跡，雙腿雖被壓在第一、二兩具的上軀下，然尚有片段露出於兩具之下，向東平伸，雙腳不存，為五具人骨中保存最差的一具。身軀與第四具相若。（插圖二：5）

二、YH005

YH005是一個很大的南北長穴，佔據本次發掘B區的西南隅，約為該區全部面積的17.5%。東邊似與乙六基址在同一個平面上，其實是處於乙六基址之下。現在僅知它的北端的大概情形，南部尚未發掘出來。就已發現的部分觀察，口部的邊緣凸凹不齊，上口地面下的深度各處不一，北端的深0.50公尺，東中部深0.60公尺，東南部深0.90公尺（插圖一）。

現知的面積，南北長約24.50公尺，東西寬約11.00公尺左右，共約269.50平方公尺。因為面積太大，並未完全作至底部，僅在中間開了一條南北均未到邊的探坑，窺視堆積的情形。探坑寬0.70公尺，長22.00公尺。北端距YH005現存的北邊約1.50公尺，南端距坑邊約1.00公尺。全探坑深1.00公尺時，南北兩端各有黃硬土；距南北坑壁各約3.50公尺左右，中間為灰土。這現象可能是當年填坑的情形。據現象所示，上口深0.65-0.90公尺，底部北淺南深。北部由北而南，呈階坡式而下，深7.30公尺，至水面未再向下發掘（插圖三）。

南端自口下深3.00公尺為平底。由南端向北數至5.50公尺，與乙六基址的北邊東西相照處，陡然而下，成為斷崖，深至水面，此處也恰好到底。底部由陡崖下向北，則成漫坡形而上。距探坑北壁約2.50公尺處，漫坡的中線向東北轉，東

部略成階坡狀，即它的出口是自東北，距地面深0.50公尺。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大穴，底部的情形，南北兩端迥然不同，爲殷虛發掘以來極少見的形式，當時推測它的用途可能與儲水有關。

從前作甲骨坑層之二的時候，曾假定，「如果YH096與YH044爲龜室的話，則YH005大穴很可能是一養龜池」。¹不過其中所出龜版只有12片恐不可能。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）五月二十九日，地面下深0.90公尺時出字骨2片（插圖三：xa乙8649、乙8650），次日深1.10公尺時出字甲1片（插圖三：xb乙298）。從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起至六月十二日止，凡是屬於YH005的灰土內，出有陶片17,550片，獸骨10,399片，骨料490片，鹿角2,525片，牛角28，羊角2，骨矢155，獸蹄58，銅範5。這些都是YH005廢棄後用以填坑的亂土，雖與YH005本身的直接用途無關，但也可以從中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。尤其是那些大量的獸骨、牛角、與獸蹄等。

三、YH096

YH096的位置，正在YH005大穴的北端（插圖一）。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，地面下深1.15公尺，發現它的上口，口徑約爲3.85公尺圓形。又深0.85公尺，即地面下2.00公尺，在灰土的正中顯出一個南北向的長方窖，南北長約1.95，東西寬約1.20公尺，情形與YH044相似（插圖四）。它的結構很可注意，它的東部爲向東南的出入口，直通現地面，可以與YH005北端的出入口相對。由坡階向北而下，至北端爲深地面下1.30公尺，再向西轉至地面下1.90-2.00公尺，則爲周圍平坦，而中爲長方窖。長方窖由西壁量，本身深4.30公尺，但東壁則較西壁高0.40公尺。由此情形觀察，其上部可能有頂，頂似爲圓錐形的結構，這種形式也很常見。東壁有八腳窩，西壁有七腳窩，以便上下。五月二十八日，窖口下深4.30公尺出字甲13片，合而爲5片（13.0.622-626），係由一版破碎而又合爲一（拓485），²董作賓先生認爲這片字甲是第四期，³鄒衡先生認爲接近第一期

¹ 石璋如，〈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·小屯第一本·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丁編·甲骨坑層之二〉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2），頁27-28。

² 董作賓，〈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·小屯第二本·殷虛文字乙編上輯〉（南京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48）。

的字體，⁴ 並有卜甲26片，當與字甲有關。另有卜骨20片，沒有字骨，又有骨矢7個，其層位及數量如圖所示。

由於它的所在地另有所需，遂把它廢棄，移置於YH044所在地。

四、YH044

YH044在YH005北部之東，也可以說是YH096的替身，與南部的乙六基址在南北一線上（插圖一）。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地面下深1.20公尺，在探方的中部發現一片橢圓形夯土，東西徑約3.10公尺，南北徑約2.70公尺，夯土中含有卜甲碎片，夯土厚約0.50公尺上下即完了。深1.50-1.75公尺，在夯土中心之下，發現一個南北向長方窖，長約1.90、寬約1.20公尺，其中為灰土，四壁被泥磨過，頗為光滑。東西兩壁各有10個腳窩，值得注意者，東壁最上的一個腳窩只有下部，上部不存，而成為半個腳窩；這現象說明了上口可能更靠上，或者上口的周圍有牆，不然會很容易的摔入深窖中。上頂的結構當與YH096一樣也是圓錐形草頂。其中共出字甲33片，董先生認為：只有2片為一期（乙477、乙482）。其餘31片（乙478-481、乙8505-8531）為四期，⁵ 卜甲827片，字骨沒有，僅1片卜骨。此坑可算一個龜甲坑。本身深6.15公尺到底，再下0.80公尺到水面，即水面距現地面8.70公尺（插圖五）。圓形之北東為一門，可與西北的YH005的出入口相對（插圖一）。

五、YH010

YH010在乙六基址之東約11.00公尺，兩者中間為一片廣場。YH010是一個形制不規則的淺穴，南北長5.00-6.50，東西寬1.50-3.00公尺。上口深0.50，底距上口0.70，即底距地面1.20公尺，其中為灰土，地面下0.90公尺有部分紅燒土，遺物很

³ 石璋如，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·小屯第一本·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丁編·甲骨坑層之二》，頁50。

⁴ 鄒衡，〈試論殷墟文化分期·殷墟文化第二期·YH096〉，《夏商周考古論文集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0），頁84。

⁵ 同註3。

少；可注意的，其南接K31，但K31的南端尚未發掘，不知長度（插圖六）。

六、乙六基址

乙六基址在乙五基址西南約十餘公尺，壓在YH005穴的東南邊上（插圖一），是一個不很規則的方形。若均從最大的地方去度量，則東西、南北都是3.50公尺。這個小型基址，其上沒有礎石（插圖七）。

一九五九年我作殷虛建築遺存的時候，認為「這個基址的夯土與其它基址的夯土不同，其它基址的夯土，多半是有夯窩而且是成層的，但這個基址的夯土，是沒有夯窩的，夯土色灰，厚約0.40公尺。地面層及灰褐土下0.90公尺露出它的上面，其下壓著YH005大灰坑的東邊」。⁶當時對於它們的層位沒有仔細研究，現在再來檢查斷面圖，兩者同被蓋在灰褐土之下，而灰土面卻比夯土面為高，疑其中必有問題，遂檢查B131發掘紀錄。

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紀錄：

深0.90公尺，坑的西半為灰土，中間有夯土一片，是打在灰土中的。

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紀錄：

深1.80公尺，YH005灰土的面積無法計算，其西部尚壓在西牆之下，它是不規則的。中間的一片夯土，好像是被打破，可是根據灰土堆積的層次看，則彷彿灰土打破夯土的，夯土並不若侯家莊墓中之夯土那樣真確，不過密度較大而已，其成因又好像含有水浸成分。

以上紀錄，可注意之點有三：

1. 深0.90公尺，夯土是打破灰土。
2. 深1.80公尺，夯土被打破，又好像灰土打破夯土。
3. 夯土含有水浸成分。

就實際情形觀察，和以上三點推測，乙六基址的位置，約三分之二弱建築在生土上，約三分之一強凸出在YH005之內。深0.90公尺，可能為生土上的部分；深1.80公尺，可能為墜入水中的部分，因含有水浸成分。它的北邊與YH005斷崖在東西一線上，在斷崖之北的東壁上有向東的漩渦，很可能受深水動力向上衝擊

⁶ 石璋如，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·小屯第一本·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·殷虛建築遺存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59），頁77-78。

所致。在乙六基址之北，YH005之東有YH012、013、055等，都是較早的遺存，建築乙六基址時，它們已被廢棄了。

按乙六基址凸出於YH005中的部分，當然是架空的，如何架法，則需思索。最簡單的辦法，是豎柱、架梁、鋪板，然後營造上層建築。查此處的水深為3.00公尺，底部為生土平面，豎柱、架梁、鋪板等，在殷人的建築知識上都不成問題，而且是很容易的（插圖七）。這種建築如全在水上，後人稱之為水榭。洹上村的袁家花園內，便有一處水榭。

承鍾柏生先生見告，殷代卜辭有一個『𣎵』字，經他考證是一個𣎵字，等於樹。⁷又據《史記》《古本竹書紀年》等文獻推敲「謂台上架木屋，即是榭了」，若然，則乙六基址真所謂殷代的榭了。

總之，卜辭有相當多的「今日雨」、「不雨」，說明「雨」是殷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。他們發現天空中一條白茫茫相當長而寬的東西，好像河的樣子，於是他們就稱它為河，也就是天文學家所稱之「銀河」。河是由水而成。雨是從天而降。故天上的河，可能就是雨的來源，遂擬在地面上，築造一條與天上的河形象一樣的河，實施祭祀以求雨水，這不是一件很實際而有用的事情嗎？在挖河動工之前先舉行動土祭祀，即以YM127五人墓作為犧牲。繼即建築YH005為銀河，並在銀河之北興建YH096茅屋，派人駐守。後因YH096所在地另有用途，遂把它填平，改建在YH044處繼續駐守。更在銀河的東岸跨河建築乙六基址，如同台榭的形制，借以指揮祭祀的儀程，和觀察祭祀的經過，譬如「沈」祭是最易表現的一種（插圖八）。乙六基址之東為YH010，其中有紅燒土，兩者之間為廣場，可能為某種祭祀的場地（插圖一）。這是這些現象扣合的大概情形。至於在YH005之西、南，兩方是否另有其它現象，等到日後把那些地區發掘後才可知道。

參、甲骨文中河字與祭法

甲骨文中的「河」字各家的解釋不同，可分為三大派。第一、殷代先公的名字說。第二、「河」與「岳」均為自然神說。第三、黃河專名說。俱見李孝定先

⁷ 鍾柏生，〈釋𣎵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17(1993)：241-247。

生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，第十一冊，頁3261-3273。⁸ 最後李先生結語：「河字當從屈氏之說，爲黃河之專名，其或與殷世先公並列者，蓋河岳並當時大神，在殷人心目中於年穀豐歉，雨暘時若，河岳蓋實王之故祀典與先公比隆，河岳非即先公也」。他認爲「河岳並當時大神」，這個主張是對的。我研究殷代北斗之後，認爲河是指天空的銀河，它是天空中最容易辨認的現象，也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最有關係的現象，它在天空是慢慢轉動的。我記得小時候住在鄉間農村，六、七月間，家內的溫度太高，晚上都到空曠的麥場上乘涼，首先所認識的即是天空中的銀河，因爲它是南北一條，非常好認。村人稱它爲天河，並有一個歌謠：「天河南北，西瓜涼水；天河轉腳，南瓜豆角；天河東西，凍死公雞」。看天河可以知道時令，同時也在銀河的兩岸找尋織女、牛郎二星，織女牛郎的故事，是鄉間人最喜歡談論的七夕會，另外也找北斗星。好像找牛郎是向東南看，找北斗是向西北看，有時候銀河和北斗是並列的，這是數十年前的事情，記不清了。現在根據YH005口部兩岸曲折的情形，確實類似天上的銀河。現在根據三位天文學家所畫的七、八月銀河圖加以比較。第一幅是採自陳遵媯先生的《星體圖說》，是一九三四年出版的，⁹ 那時候天文儀器較差，他畫的銀河僅是口部曲曲折折用小點表示，中間全是空白，頗似YH005口部的樣子（插圖九）。第二幅是採自張雲先生《天文學講話》，一九五二年出版，¹⁰ 它畫的銀河口部也是曲折不齊，惟全部用小點點出來比較明顯，並畫出赤道黃道的位置，兩者出版相差快二十年，較爲進步（插圖一〇）。第三幅是採自陳心維翻譯的《天文觀星圖鑑》，是一九九九年出版的。¹¹ 這時候天文儀器較精，所繪的銀河更爲精細，把中間沒有星象的部分也繪出來了，並用另一種顏色表示，看起來會更爲清晰（插圖一一）。惟口部的邊緣仍是彎彎曲曲不直。不過在這附近出土的甲骨多與北斗有關而沒有談河的，可是比出北斗甲骨較早的YH127坑中卻出了許多有關河的甲骨。據高嶋謙一《殷虛文字丙編通檢》，¹² 搜集了45條關於祭祀的方法，酒祭14見，爓祭8見，𠂔祭

⁸ 李孝定，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5）。

⁹ 陳遵媯，《銀河形式及方向》，《星體圖說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4），圖51-74。

¹⁰ 張雲，《天文學講話》（臺北：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1952）。

¹¹ 陳心維譯、伊恩·里德帕斯著、孫維新審定，《天文觀星圖鑑》（臺北：貓頭鷹出版社，1999）。

¹² 高嶋謙一，《殷虛文字丙編通檢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五，1985）。

6見，卯祭3見，沈祭1見，其它12見。用牲的卜辭僅有13見。用牲的數量共有兩種。牛共364頭，羴僅6個。現在把有用牲的卜辭舉出三例如下：

(一) 只提牲的數量，如117:(5)

貞：呼雀酒于河五十（牛）？

(二) 提出用牲的方法，也提出用牛的數量，並提出目的在求雨，如533:(1)

戊子卜，般貞：王令（酒）河，沈三牛，爓三牛，卯五牛？

王固曰：丁其雨，九日丁酉允雨，一二上吉。

(三) 提出用牲方法，但不用沈而用羴了。如124:(1)

癸卯卜，般，出于河三羴卯三牛爓一牛？

又如124:(2)

癸卯卜，般，爓河一牛出三羴卯三牛？

根據第一例，酒祭一次便用50頭牛，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場面，猶如現在的大拜拜，沒有相當大的場地，是無法舉辦的。根據第二例，用牲的方法有三種：沈、爓、卯，但目的在求雨。據第三例，除卯、爓與第二例相同之外，沈牛換成三羴或出（又）羴了，羴是殷的敵人。

現在根據以上所提出酒祭與場地、爓、卯、沈、出等設施與羴的問題，進行實際研究。

一、酒祭和場地

所謂場地就是在YH005附近有無可容納50頭牛的場地？按YH005的東邊，東西約10餘公尺，南北約20餘公尺都是空地，它的西邊尚未發掘，可能空地更大，容納50頭牛沒有問題（插圖一）。其次是酒祭，普通的酒河，只稱50牛、30牛、20牛、10牛、5牛等，並沒有說明用何種方法，也沒有表示出目的何在？究竟如何處理？是否如現在的大拜拜的情形，把殺好的50頭牛，全部陳列在YH005的兩側供神享領，供人觀瞻，陳列一個時期後即撤回以供自己的享受了？或者是牽著這50頭牛在河的周圍走了一圈，然後用酒灑在每隻牛頭上，如現在祭神的「領牲儀式」，然後再去殺掉陳列河神前？陳列完畢，再把它們剖開烹調，用酒及肉大宴賓客，作最後的處理，或者更有其它？無論如何，這個場地容納50頭牛，舉行酒祭是沒有問題的。

二、𩚑

𩚑是用火燒烤，是一種祭祀的名稱。高嶋謙一收集了51版88條，但𩚑於河的實際上也不過六、七條而已。在YH044出土的乙8517，就是一片𩚑祭的卜辭，經鍾柏生先生對照拓片與甲骨原片仔細研究，作出釋文（插圖一二：A）。

癸 卜 于 羊 三

丑 王 ； 𠂔 月

卜 𩚑 吉

可惜（王𩚑于……）以下的目的地殘缺了，而且祭祀的犧牲不是牛，而是羊和其它兩種動物。雖然這片殘缺了，卻證明了此處確有𩚑的紀錄。其實𩚑也是一種作饌的方法，如現在的烤雞、烤鴨、燒乳豬、燒羊肉等，主要的是用火燒牛。從前的燒火是用柴，在地面上架火來燒，或挖一個淺坑在坑中燒。按燒一頭牛或三頭牛，非短時間可能完成。若時間長了，則必留有燒火的痕跡，即紅燒土，意即在YH005附近是否有紅燒土的遺存呢？今查出在YH005與乙六基址之東YH010是一個不規則的坑（插圖一、六），它的西邊及其中有一部分為紅燒土，不知是否為燒牛之處？又在附近出一較完整之牛角，不知這兩種遺存是否與𩚑有關？𩚑祭用牛的數量不多，一次多者3牛，少者1牛，𩚑的痕跡不易留存。在YH010的南端與K31水溝相接，也可能與洗牛有關。

三、卯

卯是殺，讓牲流血。高嶋謙一把卯與劉放在一起，他收集了44版63條，其對象多半是王的親屬或其他人等，真正對河的並不多，其方法是把血收入器中以血代牲。我記得清代末年遇有規模較大的祭祀，有禮生喊禮，如同現在的司儀，唱喊節目，其中有獻卯血一項，也就是說卯和血連言而成一個詞彙了。豫西地區，並以卯卯代血，如果小孩不慎摔倒某處出血，大人指著出血的地方說卯卯而不說血。這個傳說，不知是從何時傳起，更不知現在是否已經失傳了。總之卯牛是殺牛，每次用牛的數量也不多；依上二、三兩例來說，多者5牛，少者3牛，比𩚑的規模為大，但卯是片刻時間的事項，不若𩚑的時間長，故卯的痕跡更不易保存了。如乙六基址與YH010間的廣場亦可作為卯牛之地。

四、沈

以上幾種祭祀的方法都是在地面上舉行，只要在地面上選擇一塊合用的地方就可對著天空的銀河舉行祭祀了。沈是「把牲丟在河內」。鍾柏生先生說：「這種解釋大家毫無異議」。那麼河在什麼地方？洹河最近就在殷都的跟前，漳河在殷都北約40里，但洹、漳都有專名，稱「洹、漳」而不稱河。屈萬里先生說「河是黃河的專名」，那麼則更遠了，究竟是那一段的黃河？牽著3頭或5頭牛到數十里外或百里開外的黃河邊，把牛丟進去，似乎也不合情理。然則我所說的殷人所造的地面上的銀河YH005是否合用呢？

在此發生一個小問題，即高嶋氏所收YH127關於沈的卜辭只有二版（199:(5) 沉5牛；533:(3) 沈3牛），為著這兩次的沈祭而挖一條河YH005，似乎也說不過去。繼查島邦男的《殷墟卜辭綜類》，¹³ 其上的沈字有61條，每次有10牛的，5牛的，3牛的，不等。還有埋在地底下沒有被發現的甲骨不知凡幾。所以沈的並不是只此二條，由地上挖條銀河以測天上的銀河是講得通的。這兩版沈牛的目的都是在求雨，求雨是值天旱，天旱，河水更淺。拿洹河來說，當我們發掘期間住在洹上村的時候，不算是旱天，在洹河面上搭有木板便橋，橋面下的水不深，把褲管挽到膝蓋以上便可安全而過，為的是免脫鞋襪的麻煩才搭此便橋，不然可以跨水而過。旱天則水更淺了，把牛丟入其中，牛會跑掉的。沈牛的目的是把牛淹死，被祭者才能收到它的靈魂，非有相當的深水不可；也不是丟入深水中淹死不管，讓牠隨流而去，而是隨後把牠撈起，參加祭祀的人要吃牠的肉的。殷虛灰土中那樣多的破碎獸骨，恐怕都是這些祭祀犧牲的渣渣，沈不過是一種祭祀的儀式而已。現在來查YH005的組成。

查YH005上口的兩邊寬約11.00公尺，北端已有邊際，南端尚未找出，它的縱斷面的底部（據探坑）頗可注意；南端口下深3.00公尺為平底，向北至5.50公尺處正與乙六基址的北邊東西相照處，陡然下降為陡崖，深口下7.30公尺至水面，由此向北呈漫坡形而至出口，出口在YH096的東邊。何以兩端的底部如此不同？功用何在？這種設施可能與沈的方法和技巧有關了。工作人員如果從南端淺的平地處把牛放入，再從陡崖處把牛推下，待淹斃，再從北部的斜坡上把牠拖出，則很方便地就可完成這個儀式。這是個人就現象和常識的推測，是否如此？尚須向

¹³ 島邦男，《殷墟卜辭綜類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出版、藝文印書館代售，1970）。

專家請教。（參看插圖三、八）

五、𠩺

另有一種𠩺祭，如第三例所說：124:(1) 癸卯卜𠩺：「𠩺于河三羌卯三牛𠩺一牛」。牛的用法很清楚，即卯和𠩺，而羌只稱「三羌」沒有提出用法。或者𠩺作又字解，這條卜辭上沒有沈，即又𠩺三羌，把三羌沉入河內恐不可能。如124:(2)「癸卯卜，𠩺，𠩺河一牛𠩺三羌卯三牛」。𠩺三羌是怎樣的𠩺法？無法瞭解。或者𠩺祭是一種較大規模祭祀的名稱，如同酒祭一樣，其中包涵著許多小節目，如𠩺、卯、沈等。因為羌是人，拿他們來當犧牲，舉行儀式之後，就把他們埋葬了。YH005北端的YM127可能就是羌，不過他們是五人。因為就層位講，YM127是挖掘YH005的開始祭的犧牲，猶如乙五基址下部的奠基墓YM041，或如北斗西旁的七個墓葬，五具人骨是代表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的五方。河的職責是管雨，即東西南北中都需要雨，也就是五方都需要雨才用五個人。¹⁴ 雖然那「三名」不是這「五個人」。由此也可瞭解這五個犧牲者所代表的祭祀，很可能就是𠩺祭了。

董作賓先生說：酒、𠩺都是武丁時代或者早期的祭名，至祖甲改制，以及新派（帝乙帝辛）都不用了。¹⁵ 這個說法與YH005的層位大致相同，即YH005較早；有兩個證明：（一）如YH096是YH005北端初期看守河的居住者，由於發展北斗西的需要，才把YH096廢除而移到YH044的位置了，所以它的門向西北，仍照著YH005東北的出口。（二）YH096中只出了一版破字甲（乙485），雖然董先生認為是第四期，可是鄒衡認為是早期的字樣。¹⁶ YH005很少出甲骨，只有地面層下出有兩片字骨8649、8650，一片字甲298，地面層下是較晚的產品。因為沒有全面發掘，不知其中是否另有甲骨，現在無法預測。但說明了一件事，即YH005使用的時間相當的長。或者早期的紀錄不在此處。

¹⁴ 董作賓先生在《殷曆譜·下編卷九·日譜二·文武丁日譜》（四川南溪李莊：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45）中說明風雨的方向，有北、東、南、西、中等方（詳雨條）。

¹⁵ 董作賓，〈祀典部分〉，《甲骨學六十年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），頁109-113。

¹⁶ 乙485接近甲第一期字體，見鄒衡，〈試論殷墟文化分期·殷墟文化第二期·YH096〉，頁84。

殷人祭河用牛，只有五種方法，酒、虫、𩚑、卯、沈。而數量也不多。丙編所載只有45條卜辭，用牛364頭。每次用50牛者凡四見，至於其它祭祀如降祭，𩚑千牛者凡三見，用百牛者一見。高嶋氏所作丙編索引，牛字凡64版，128條，4867頭，可見殷人用牛數量之大，實則驚人。因為牛是太有用的動物，祭祀作牲之後，肉可以吃，皮可以作衣，骨角可以製器，肩胛可用作占卜，在一個坑中卜辭紀錄牛數就有四千八百餘頭，其它無紀錄的牛隻不知凡幾？可見殷代畜牧業的發達了。就在YH005的東北約12.00公尺處有一YH001小窖，其中出有58版整的牛肩胛骨及46片卜骨，都是經過整製，滿身火號，但無刻辭，也許是貯備待用之資源，這種現象也可說明這裡確為與牛有關的場地。另外在YH006出一牛臼骨刻辭，在YH006南井出一牛距骨刻辭，這些都是不常見的新鮮玩意，表示著玩牛骨的人別出心裁的新作品。

六、雨

雨與河的關係非常密切，我先把YH005附近的探方及穴窖出土的甲骨中，有關河與雨及其它事項的紀錄，簡單的統計和分析一下，如下表：

YH005附近的探方及穴窖出土的甲骨有關河與雨數量

坑名	甲數	骨數	總數	河	牛	𩚑	卯	沈	酒	虫	雨	羊
B119	242	6	248								7	
B123	2		2									
B128		1	1									
B136	1		1									
YH005	1	2	3									
YH006	163	4	167								14	
YH006井	1	1	2								1	
YH006南	8	2	10									1
YH044	33		33			1					5	
YH096	13		13									1
總計 10單位	464	16	480			1					27	2

這十個單位出了464片字甲，16片字骨，共480片有字甲骨，其中一條牛的紀錄都沒有，更沒有河、酒、虫、卯、沈等名稱，只有一個爰字，兩個羊字，27片雨字。關於爰與羊已見前面談爰時乙8517卜辭所述，現在專來談雨。

董作賓先生把YH044、YH006及B119出土的四片卜辭綴合在一起及另一片共七條，加以研究，並寫出〈文武丁日譜〉，現先依辭序、辭號、坑名、釋文，摘錄如下（插圖一二：B）。

文武丁日譜

辭序	辭號	坑名	釋文	
一	乙303	YH006	癸未卜鼎旬。甲申乃雨。（己）丑、雨。大。（下缺）十二月。	插圖一二：B 一
二	乙478	YH044	癸丑卜，貞旬。甲寅、大食、雨，自北。乙卯，小食，大啓。丙辰，中日亦雨，自南。	插圖一二：B 二
三	乙478	YH044	癸亥卜，貞旬。一月。昃，雨自東，九日辛未，大采，各云自北，霰。延大風自西，剝云率雨，女謁日。	插圖一二：B 二
四	乙12	B119	癸酉卜，貞旬。二月。大采日，各云自北，霰。風，茲雨不延佳好。	插圖一二：B 四
五	乙12	B119	癸巳卜，鼎旬。二月。之日子羗女，老延雨小。	插圖一二：B 五
六	乙163	B119	癸亥卜，鼎旬。三月。乙丑，夕雨。丁卯，明雨。戊，小，采日雨，風。己，明啓。壬申，大風自北。	插圖一二：B 六
七	乙199	B119	乙酉卜雪。今夕雨不。	插圖一二：C

這七條卜辭在我現在研究的範圍內有可注意者三點：

（一）時間：排列出為文武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癸未，至七年四月十八日乙酉的日譜，名義上是兩年的日譜，實際上只有五個月。

（二）方向：指出風雨的來向，有北（四見）、東、南、西、中（各一見）等五方，與前面YM127墓所說的五方，可互相為證。

(三) 雨量：五個月的時間，實際上只有十八天的紀錄，在這十八天中卻有十二天是記雨的。可見當時雨量的豐霈和對於雨的關心了，這個紀錄是出在所謂看守地面上銀河的居室中 (YH044) 及附近，可見兩者關係的密切了。很可能地面上銀河中的水是靠雨水來充滿的。

根據以上分析和推測，殷人所築地面上銀河中的水，是靠雨水來充滿的，他們用牲祭河，有三種方式。

第一種為「呼式」：用牛的數量較多，只說「乎雀酒河五十牛，或三十牛」，其中沒有詳細節目，如第一例。

第二種為「令式」：用牛的數量較少，可是其中有詳細的節目要作，如沈、賚，都是三牛，而卯要五牛，共十一牛，如第二例。

第三種為「𠩺式」：用牲的數目更少了，不用沈而用𠩺，卯仍為三牛，而賚則減為一牛，共三𠩺，四牛，如第三例。

肆、結語

一、在殷代地面北斗西的西南，發現乙六基址及YH005大穴組群，它們至少由六個小單位所組成，也是一種與天象有關的設施。

二、YH005大穴，僅找出北段，南段尚未發掘，究竟有若干長度？不得而知。而北段也僅找出口部的輪廓，並在中間挖一南北探坑，以觀察底部情形。結構頗為奇特，由南而北深3.00公尺，底為平面，至上部與乙六基址北邊東西相齊時，陡然下降而成斷崖，深至口下7.30公尺的水面，由此而北則呈斜坡，轉至東北隅至地面，即東北隅為其出口。據其東壁有水擊的痕跡，及墜入其中的夯土有水浸的痕跡，推知其中可能是放水的。

三、在它的西北隅，有一處東西向的五人墓YM127為YH005奠基墓，祭祀儀式後，即先埋在YH005的西北。後來建築YH005時，傷及墓壁。但YH005的底部為斜坡，而YM127的犧牲骨骸未受傷損。五具可能代表五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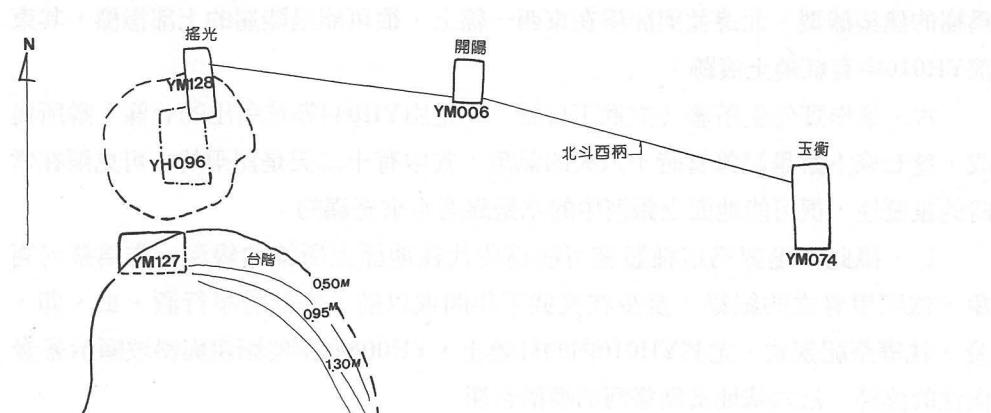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在它的正北有一處YH096，穴底窖係圓錐頂，為看守YH005銀河早期的建築。後來因觀測北斗西的設施而需要，遂把它封閉。而依其形制改建在YH044，因為YH005的出口在東北，YH044的位置在出口的東南，故YH044的出口便向西北了。

五、乙六基址建築在YH005的東部，其面積的三分之二弱建築在平地上，另三分之一強且向西凸出空架在YH005之上，頗似甲骨文的𣎵即𣎵（榭）字，或為榭的建築雛型。北邊並與陡崖在東西一線上，很可能是陡崖的上部指標，其東部YH010中有紅燒土痕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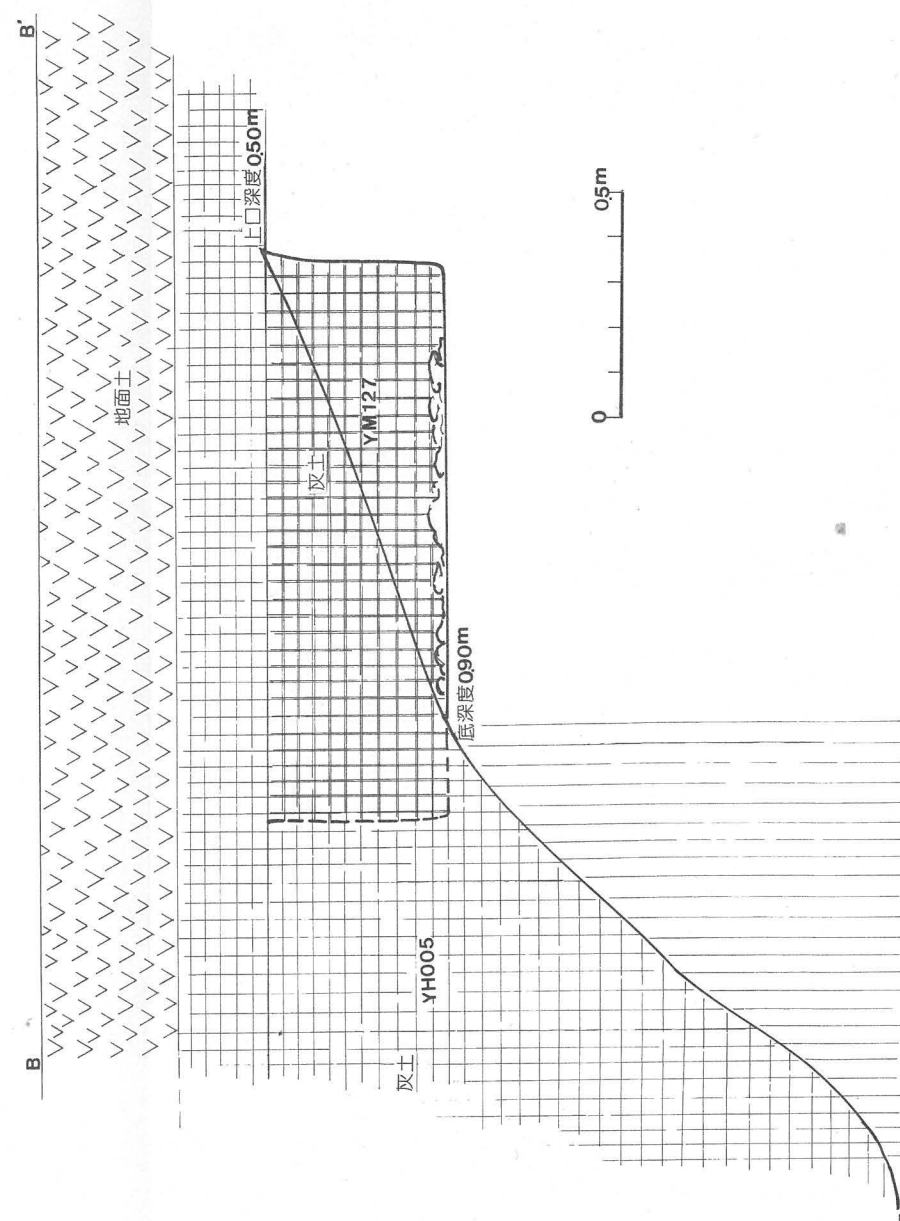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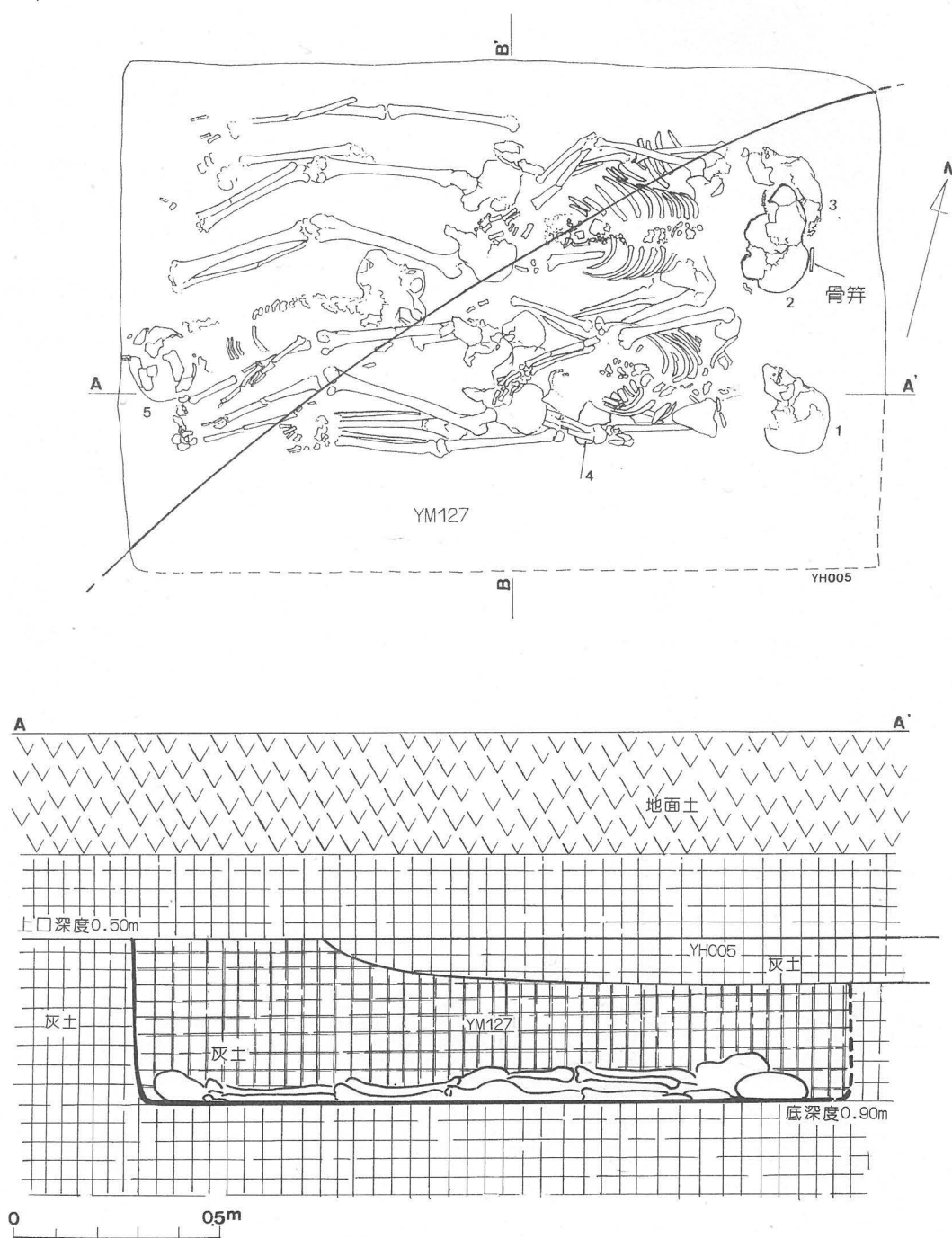
六、董作賓先生所著〈文武丁日譜〉，是由YH044等坑所出的七條卜辭所構成，這七條卜辭是記錄當時十八天的氣象，其中有十二天是記雨的。可見雨在當時的重要性，很可能地面上銀河中的水是靠雨水來充滿的。

七、據此，遂認為這種設施可能為殷代在地面上所築的銀河，作為祭河對象。依照甲骨文的紀錄，至少在文武丁年間或以前，在此曾舉行酒、𣎵、卯、𣎵、沈等祭祀儀式，尤其YH010內的紅燒土，YH005底部的斷崖與斜坡顯示著𣎵與沈的痕跡。乙六基址當為祭河的禮儀台榭。

（本文於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通過刊登）



插圖一：乙六基址與 YH005 組群分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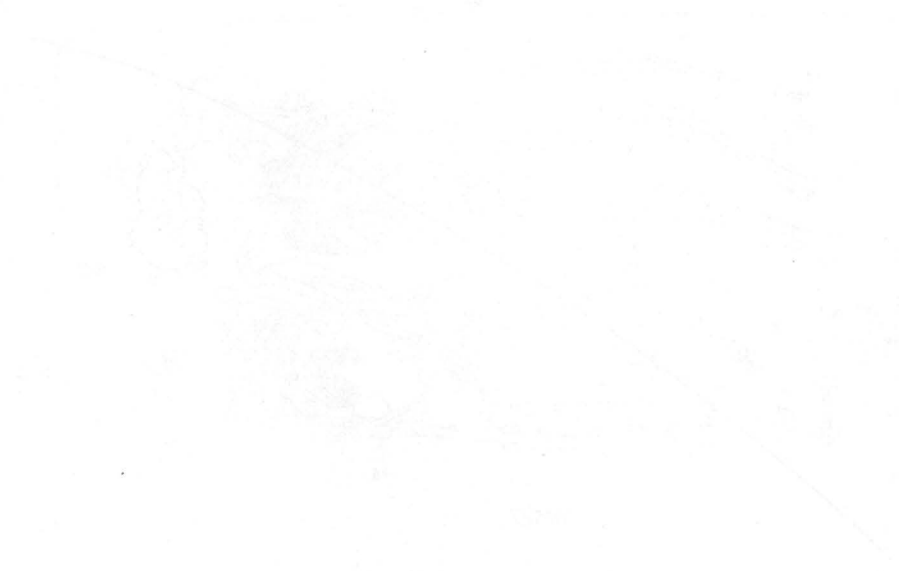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圖二：YM127 平面圖與剖面圖

0 100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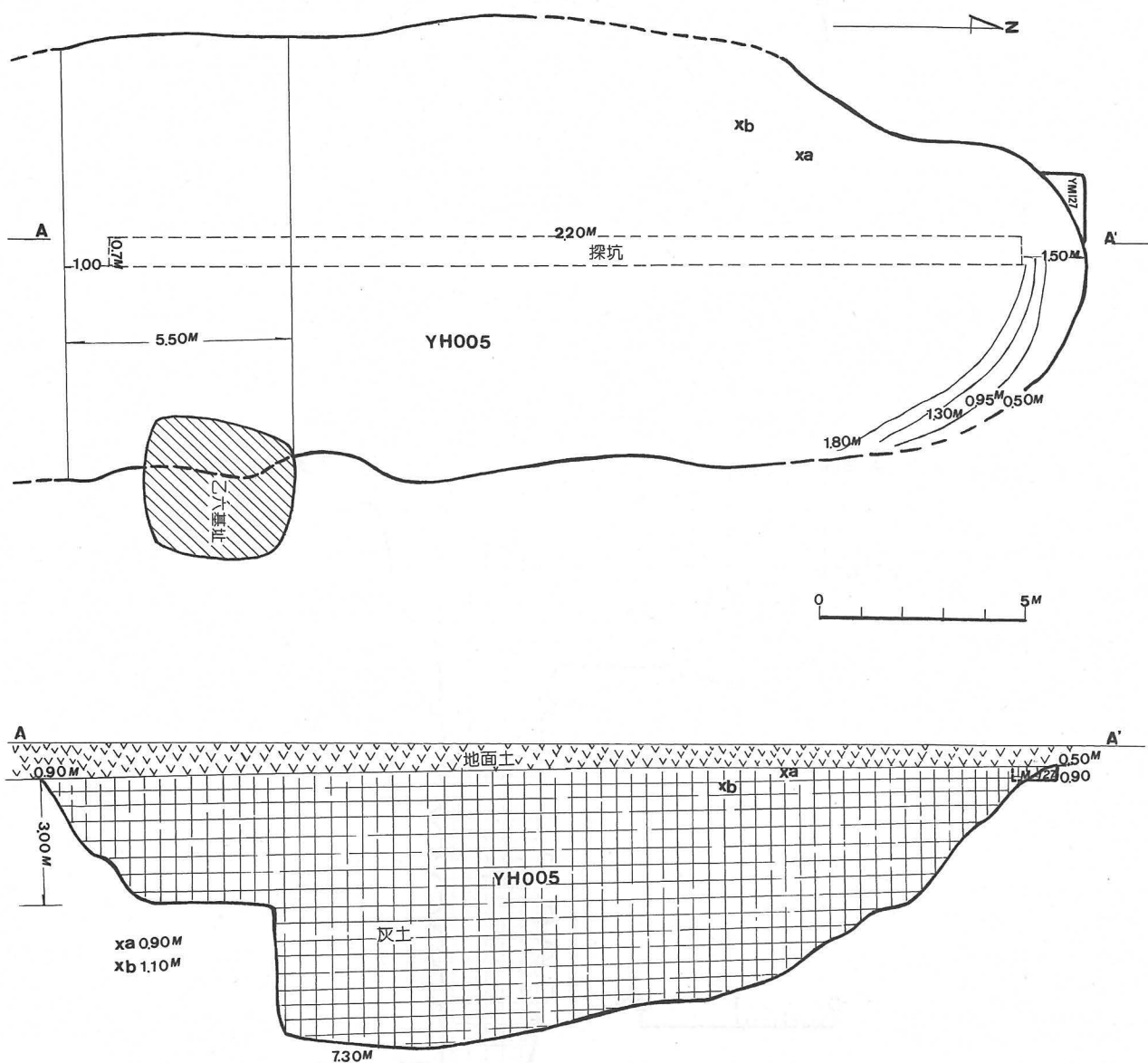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頁 地形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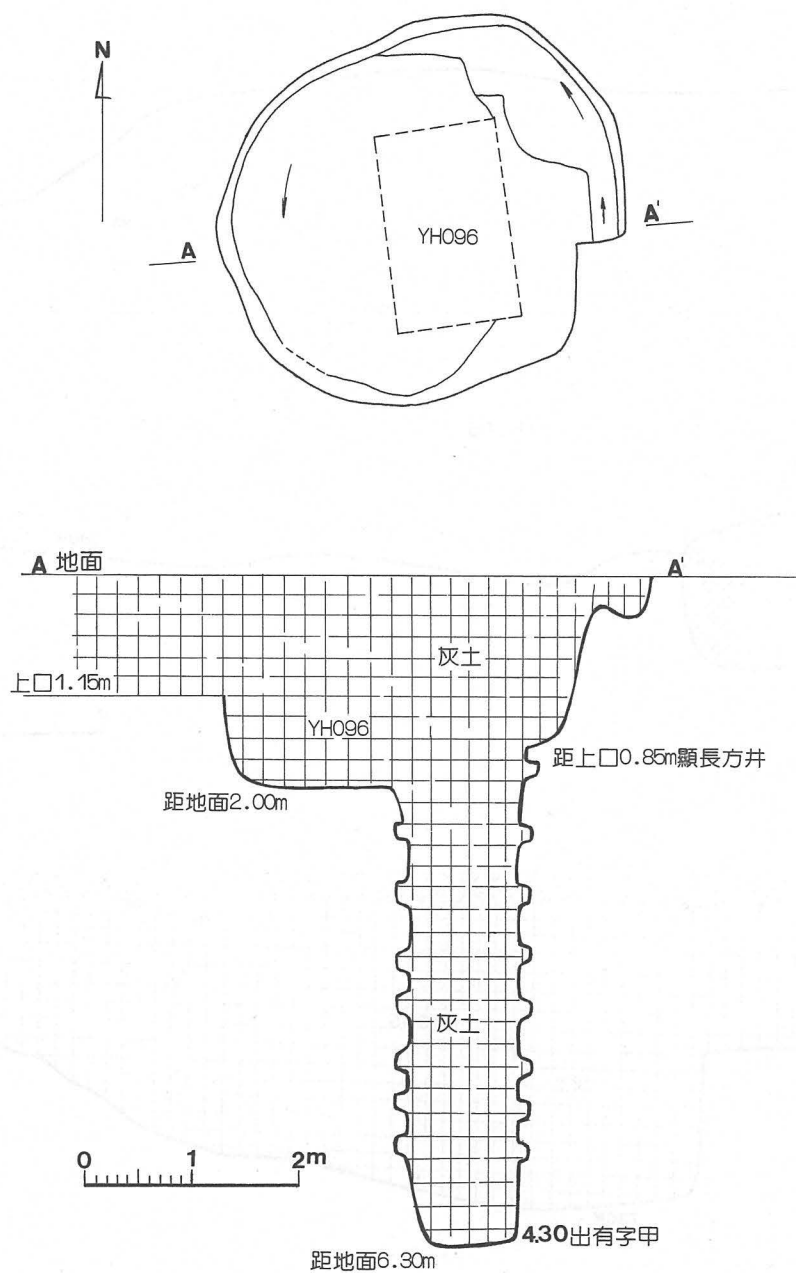


0 100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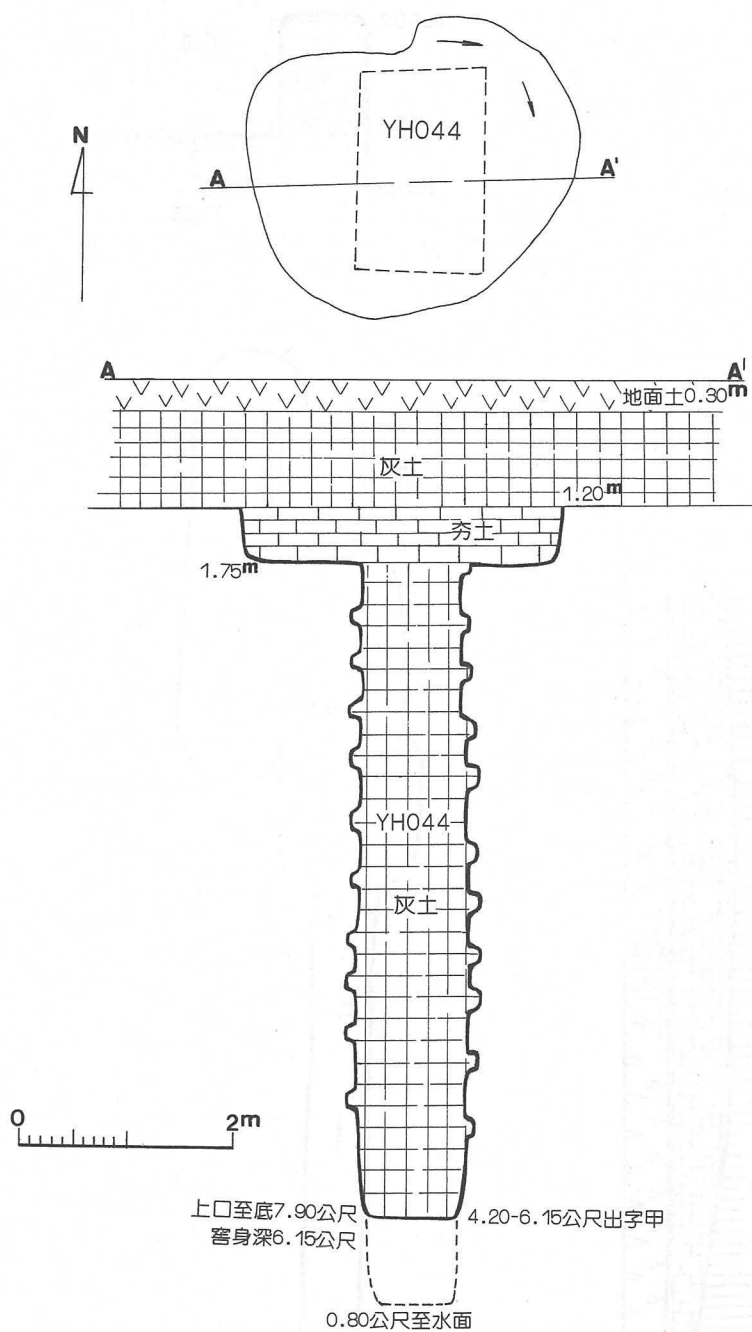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頁 地形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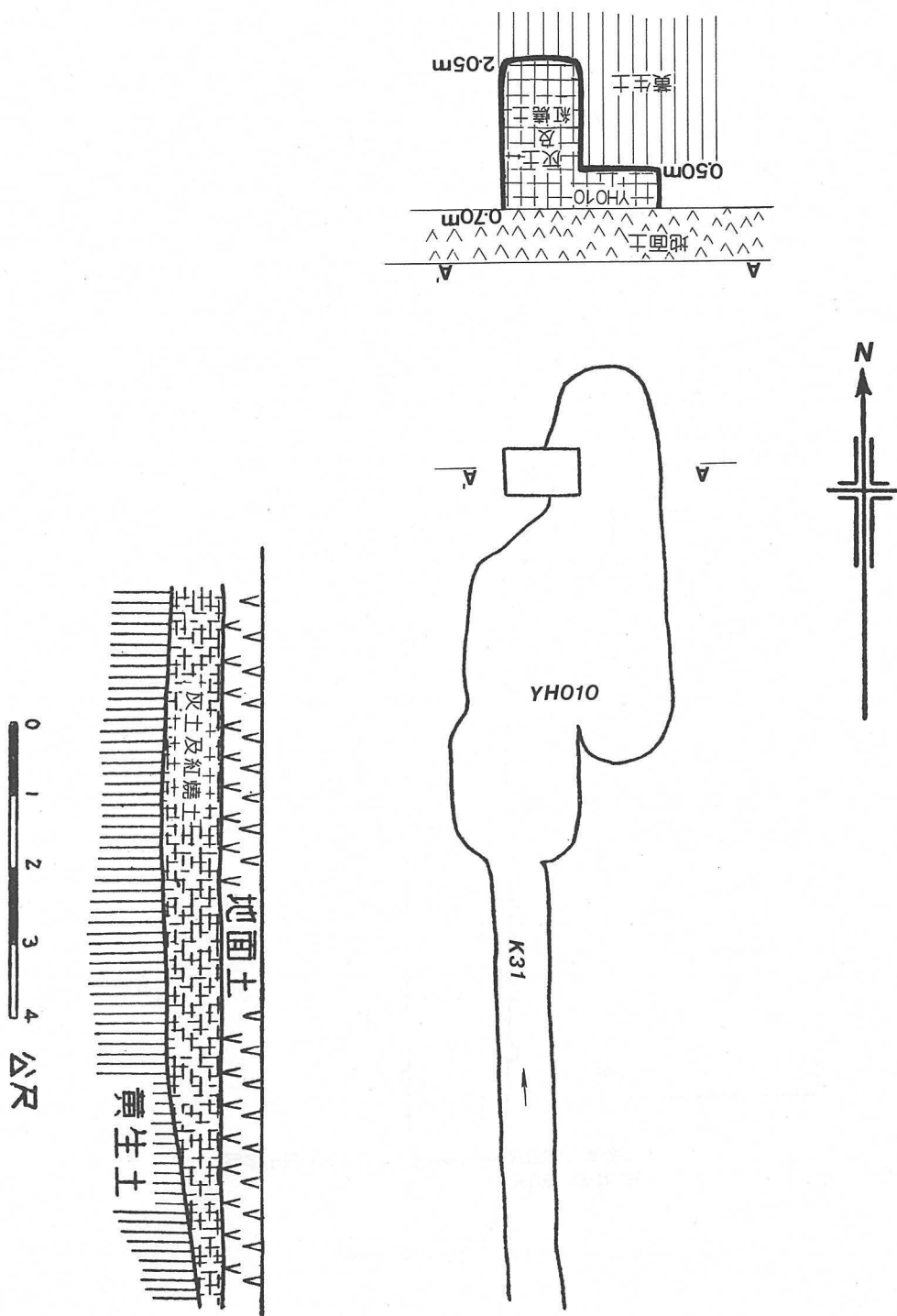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三：YH005 平面圖與剖面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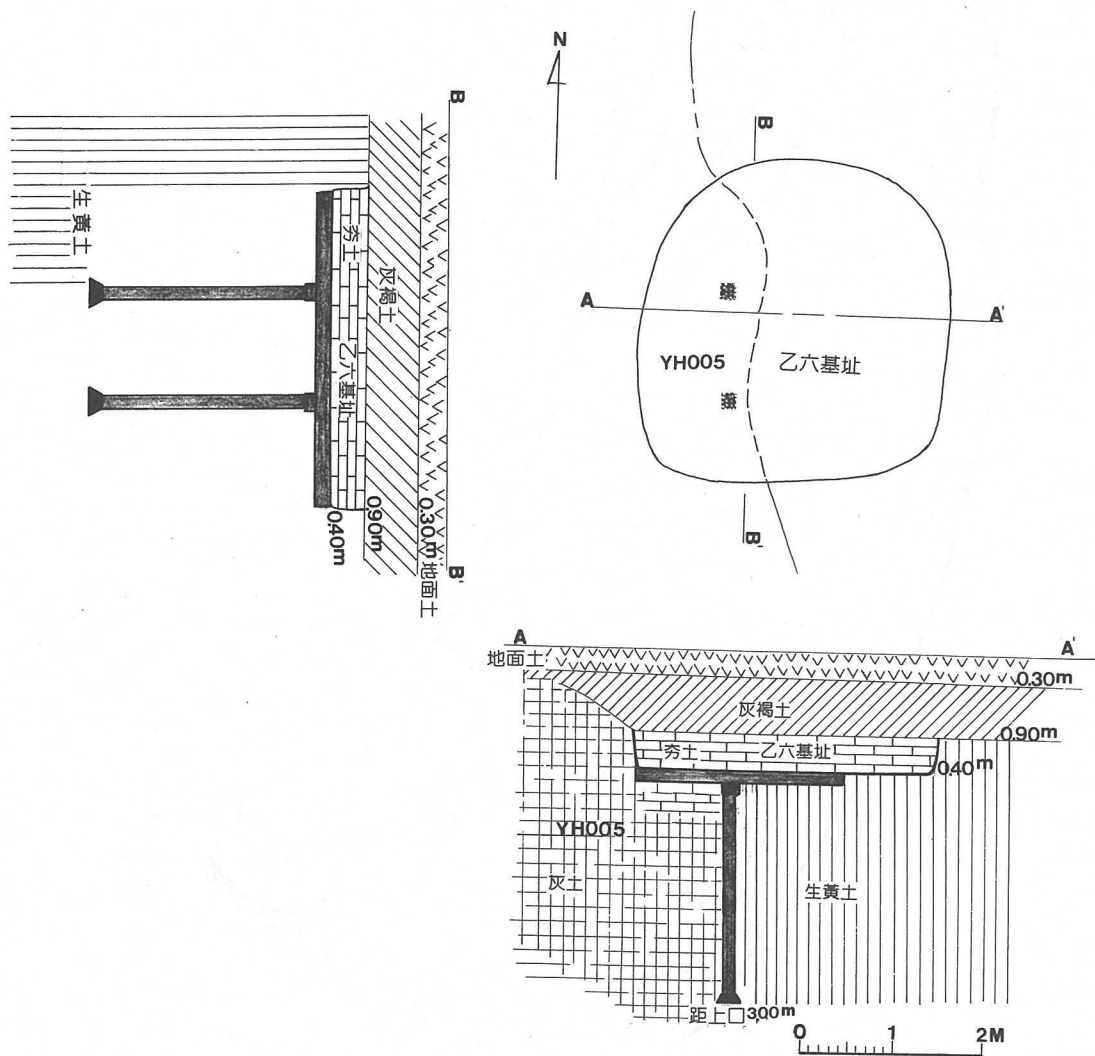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四：YH096 平面圖與剖面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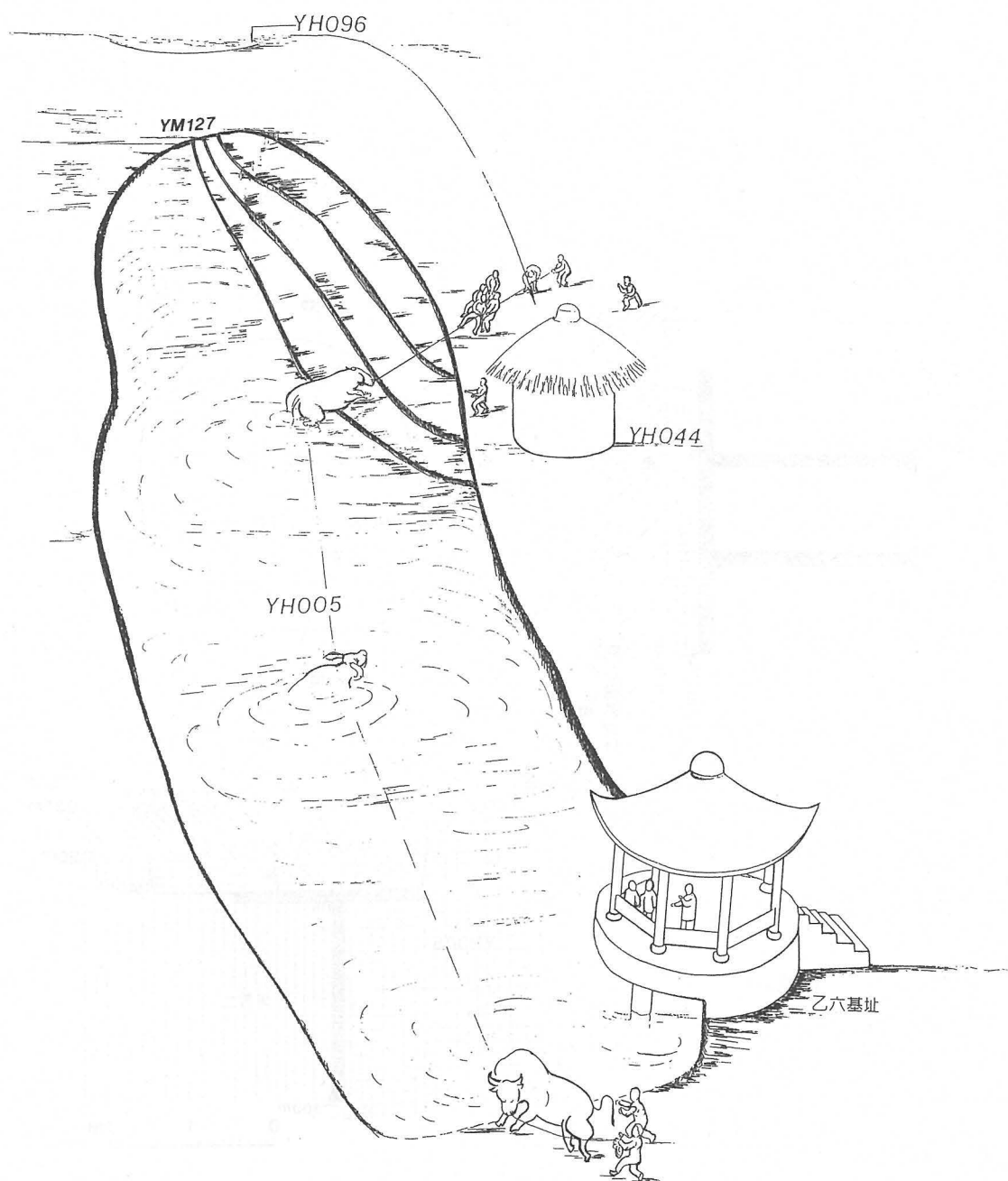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五：YH044 平面圖與剖面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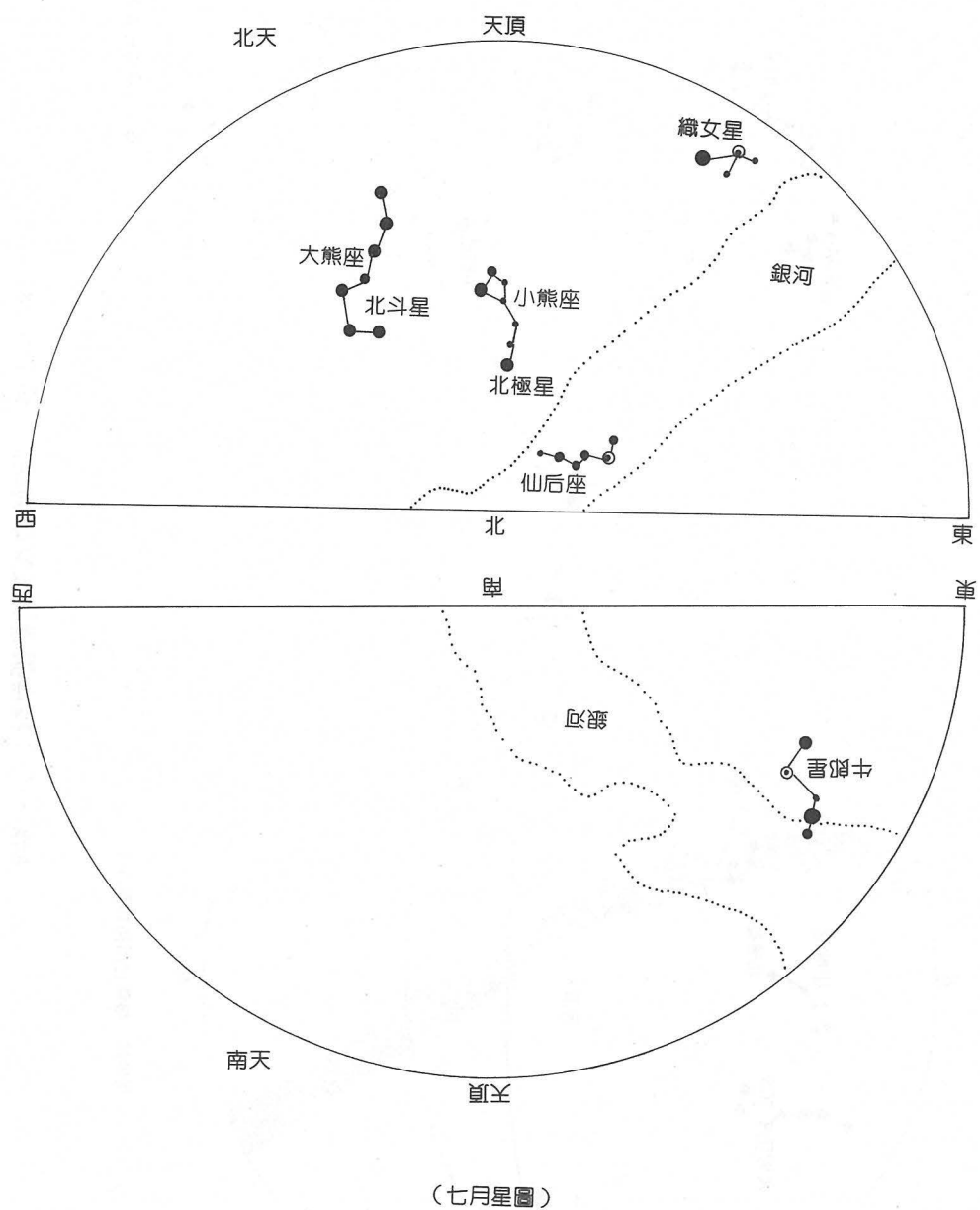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六：YH010 平面圖與剖面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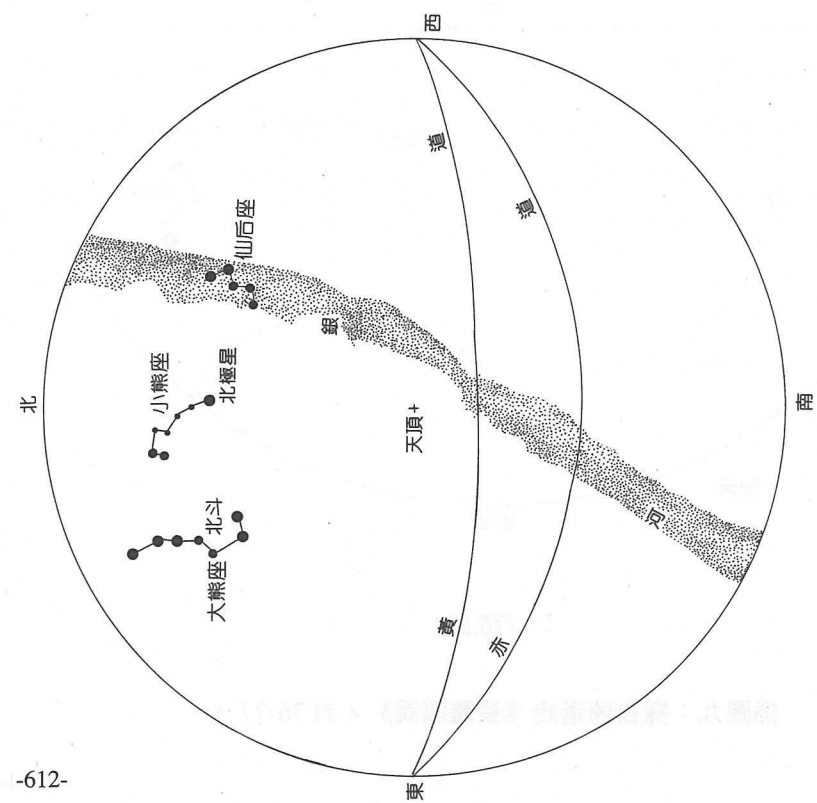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七：乙六基址平面與剖面結構示意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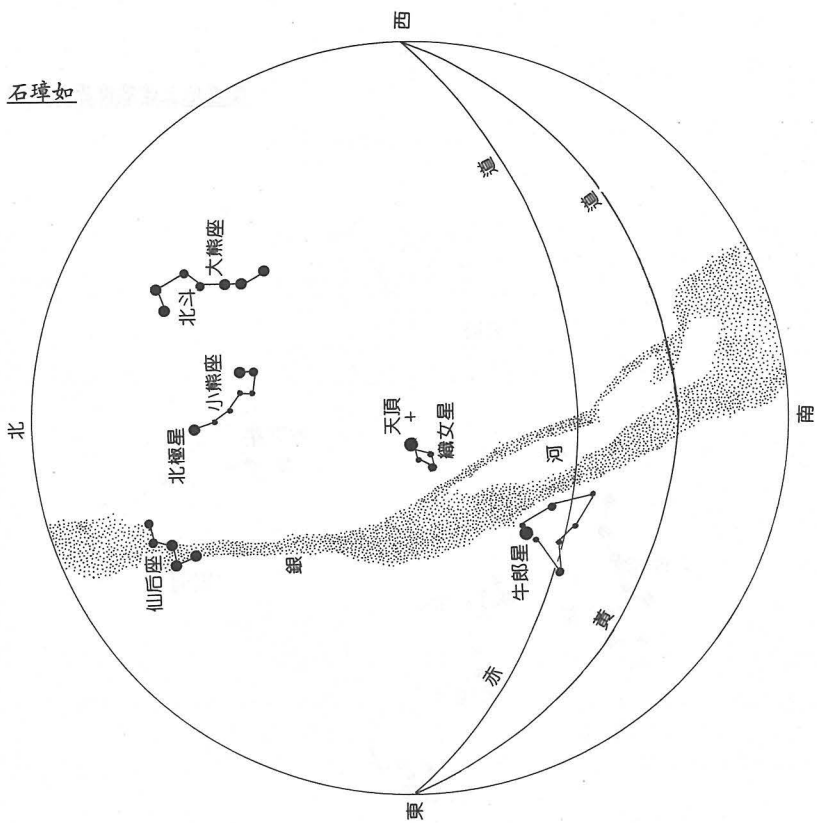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八：YH005 大穴銀河「沈」與乙六「榭」相互關係示意圖



插圖九：採自陳遵媯《星體圖說》，頁76-7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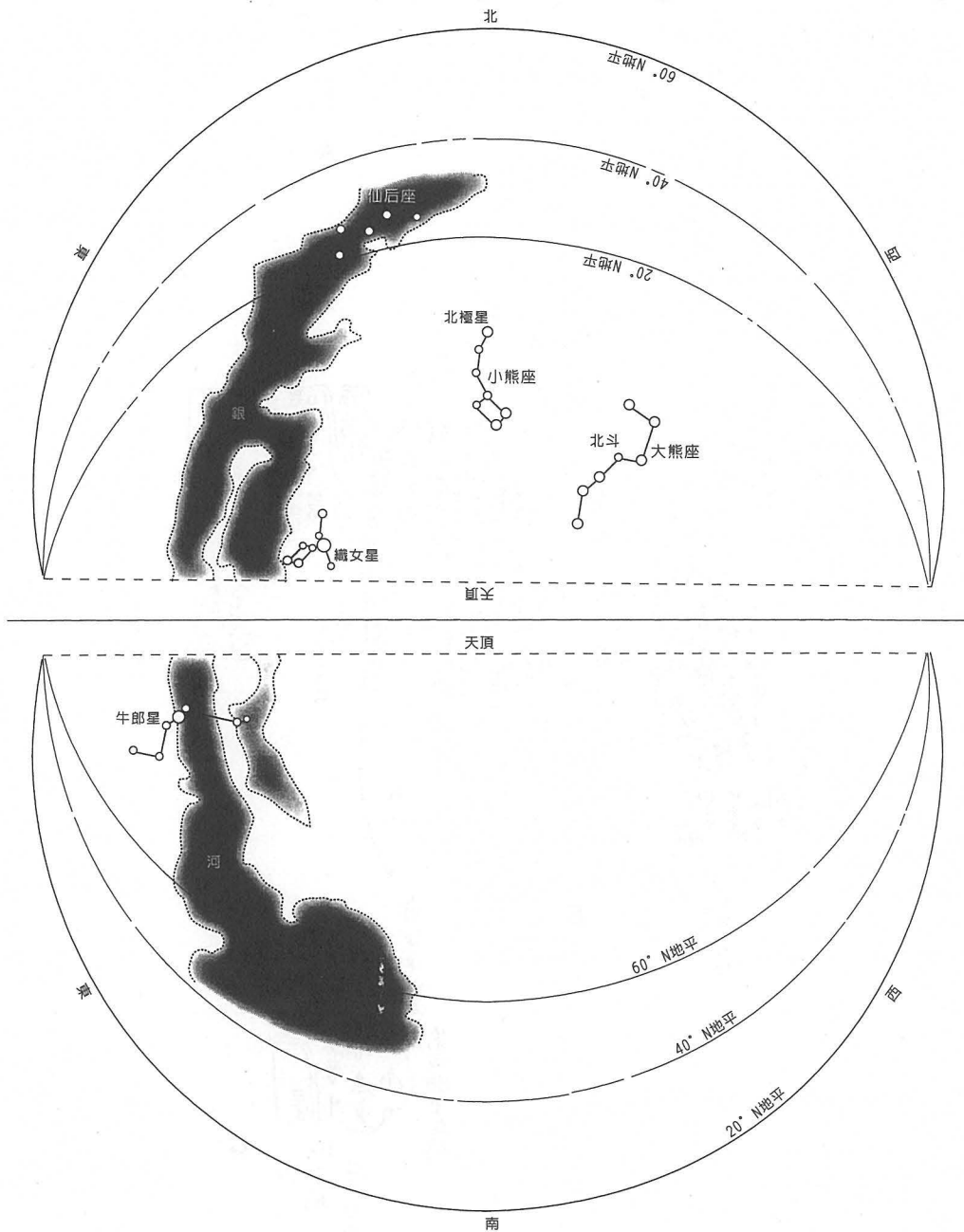


北半球 每年七月初旬黃昏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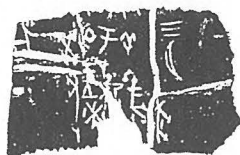
北半球 每年七月初旬黎明前所見

插圖一〇：採自張雲《天文學講話》，頁180, 181。



插圖一一：採自陳心維《天文觀星圖鑑》，頁 176-17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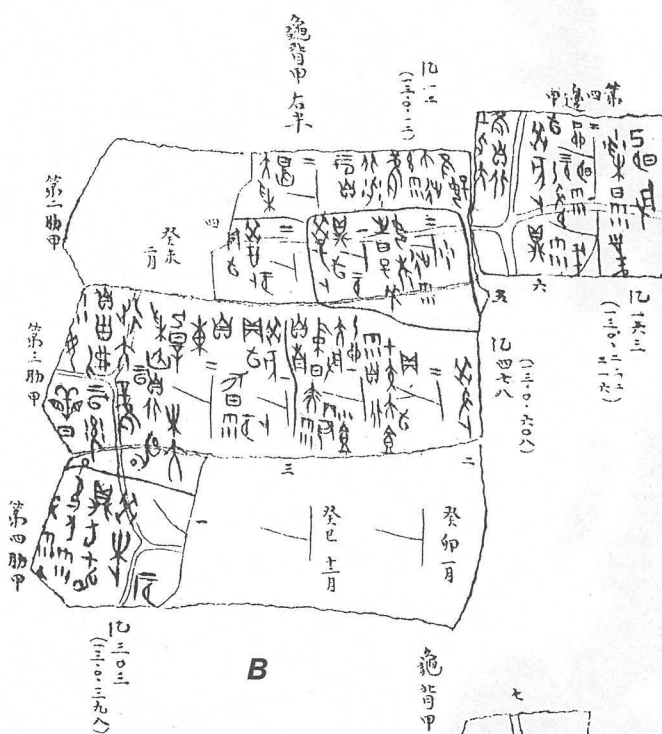
石璋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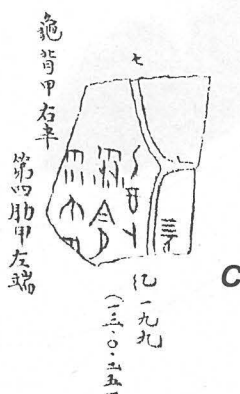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
羊
子
癸丑
卜
王
米

8517 13.0.17736
13.0.17739

A



B



C

插圖一二：卜辭綴合 A 乙 8517
B 乙 12、乙 163、乙 303、乙 478 綴合
C 乙 199



圖版壹：YM127 人骨出土現象

引用書目

石璋如

- 1959 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·小屯第一本·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·殷虛建築遺存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1992 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·小屯第一本·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丁編·甲骨坑層之二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
李孝定

- 1965 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
島邦男

- 1970 《殷墟卜辭綜類》，臺北：大通書局出版，藝文印書館代售。

高嶋謙一

- 1985 《殷虛文字丙編通檢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五。

張雲

- 1952 《天文學講話》，臺北：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。

陳心維譯，伊恩·里德帕斯著，孫維新審定

- 1999 《天文觀星圖鑑》，臺北：貓頭鷹出版社。

陳遵媯

- 1934 《星體圖說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。

董作賓

- 1945 《殷曆譜》，四川南溪李莊：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1948 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·小屯第二本·殷虛文字乙編上輯》，南京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1965 《甲骨學六十年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。

鄒衡

- 1980 《夏商周考古論文集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。

鍾柏生

- 1993 〈釋命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17：241-247。

The Tenth Example of Ground-level Architectural Reconstruction at Yinxu: The Archaeological Feature YH005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Milky Way, and the B6 Foundation as a Ceremonial Altar

Chang-ju Shih

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, Academia Sinica

1. Foundation B6 and feature YH005 are a group of related architectures that served as a ceremonial altar and the earth representation of the Milky Way.
2. This group of architectural features consists of at least six units.
 - a. Feature YM127, a five-man grave, is the sacrifice offered to the (earth) Milky Way foundation.
 - b. Feature YH005 is the earth representation of the Milky Way.
 - c. Feature YH096 is the residence of the guardian of the Milky Way in the earlier period of occupation.
 - d. Feature YH044 is a replacement of YH096 that was abandoned later.
 - e. Red burnt earth found in feature YH010 is possibly related to 賁 ritual.
 - f. Foundation B6, an architecture called 榭 (xie) locating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Milky Way, is the sacrificial altar.
3. According to the oracle bone records, a great number of rainy days had been recorded during the 文丁、武丁 (Wending, Wuding) era. The earth Milky Way, possibly filled by rainwater, was the place where 酒, 蚩, 賁, 卯 and 沈 rituals were held.

Keywords: Foundation B6, YH005, YM127, YH096, YH044